

《收获》杂志 60 周年了, 想为它写一段文字, 配上一张照片。单人的照片有许多, 我在硬盘里找了半天, 总算找到一张“三巨头”同框的合影。

喧闹中无人关注的细节被镜头记录了。程永新在左边喝茶, 右边是几十年来主持《收获》的李小林, 中间是她的助手肖元敏。调皮的朋友戏说, 程永新的头上有“两宫太后”。没有恶意, 就是个玩笑。她们是看着他长大的。照片上两位前辈亲切地看着他, 程永新在憨憨地笑, 肖元敏开心地笑着, 小林殷切关怀地笑。

照片拍摄于上海作家协会 2011 年的年会, 他们身边是《收获》的整个团队, 是《收获》的兄弟刊物的团队, 作协的专业作家们, 作协的领导们、员工们。一年一度的热热闹闹的场景, 除了这天, 《收获》很安静。它地处三楼, 在厕所边上关着的那扇门里。编辑出入都没什么动静, 他们的动静在杂志上, 两个月一期, 六十天里有一天归他们, 人

三年前十月里的一天, 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一个不知名的小镇街头, 我想起了希梅内斯先生。

希梅内斯先生是一个没有什么社交活动的人。他是西班牙的一位颇有名望的诗人。他在自己的家乡安达卢西亚临近地中海的一个叫做莫格尔的地方居住过一段时期, 那时节他仅有的伙伴, 就是一头银白色的小毛驴。有一天“爵爷”被另一条疯狗咬了, 他给小毛驴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小银”。在这段孤独寂寞的日子里, 他骑着小银在松树丛中拍手、唱歌、吆喝; 他与小银在橘子花的香气里散步; 他与小银在长满洁白雏菊的草地上一起读十四行诗; 他对小银讲小时候他家帮工阿妮雅扮鬼的故事……他给小银讲所见所闻、讲人生也讲梦。他们的关系是主仆, 也是父子、兄弟、师徒和好朋友。他与小银形影不离, 相伴相依, 他骑着小银走, 竟把自己忘掉了, 仿佛小银就是他的身体, 他相信小银做的梦也与他一样。他觉得小银是他的慰藉, 是他的感情寄托, 他决定写小银, 他前后花了七年时间, 写下了一本散文诗集《小银和我》, 这本书成了希梅内斯先生的代表作, 并且因此而成为 1956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小银和我》中莫格尔玫瑰飘落的田园风光是那般迷人, 小毛驴踩着落日紫色的影子是那样柔美, 朦胧、迷茫中的白蝴蝶的奇异销魂的语言是那么不可思议, 乡村小院的树是那么真实、高贵、优雅, 看一眼就能使人清凉。

希梅内斯先生与小银去骑马场的路上, 小银的脚掌被刺伤了。一根青色的橡木小刺扎在那里, “像一把翡翠小刀”, 小银的痛苦使他难受, 他把刺拔掉之后带着小银走到长着黄百合的溪水边, “让流水用清凉的长舌头舔舐可怜的小东西的伤口”。希梅内斯先生告诉小

们在这天传播《收获》上小说散文的消息。后来增加了长篇小说专号, 加起来不过十期。能在这本杂志刊登作品是很大的荣耀, 甚至有点石成金之效。有作家跟我说过, 不要稿费也想在《收获》发表。这是一个戳记, 被《收获》认可了, 你就能走向全国的文学界。被退稿也没关系, 《收获》的另外一个奇迹是中国的一流作家几乎都被它退过稿。作家们下次依然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先给《收获》挑选, 给它退稿的优先权。

《收获》的团队一直很小, 没几个编辑, 但他们有庞大的华丽丽的作者团队, 老中青都有, 尖子都去了那里。据说六十周年庆典人满为患, 上海作协大厅小小的场地, 正为请谁不请谁头痛。

我在二十多年前说: 《收获》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这句话流传很广。巴金先生是《收获》的旗帜和精神领袖。研究这段历史, 这本杂志不可回避, 它是一个庄重的美好的存在。

银他曾养过一条叫“爵爷”的小狐狸狗。这条狗长着白色的毛, 夹带一些黑蝴蝶的斑点。它的“明亮的眼睛, 两个高贵情感的小洞。有点神经质”。希梅内斯先生父亲去世的时候, “爵爷”在灵柩旁守了一夜。

那次母亲生病的日子, “爵爷”也在床脚待了一个月, 不吃不喝。终于, “爵爷”只能被送到“大堡垒”酒坊, 拴在橘子树下, 远离人群。希梅内斯先生动情地对小银说: “他走出巷子的时候, 不断转头回望的眼光, 到现在使我心痛, 小银呀, 像死去的星, 它的光会因为极度伤痛, 超越自己的消亡, 而永远亮着……”

希梅内斯先生写下一百七十七篇独立成章的散文诗, 汇集成一本《小银和我》, 勾画了一百七十七幅奇异的画卷。最后, 小银吃了有毒的草死了, “静悄悄的厩房里有一只美丽的三色蝴蝶在飞”, 小银幻化成安达卢西亚不死的灵魂。

我们都是泰兴人, 战争年代都曾在泰兴扛枪打仗, 为解放全中国浴血奋战。当年, 军分区党委根据需要, 从大局出发, 各县独立团紧密联系, 统一调配。我们泰兴独立团坚决服从, 在军分区领导命令下多次跨县、跨地区与靖江、如皋、泰县、江都等独立团进行联合作战。

1948 年 5 月下旬, 我独立团奉命西进, 配合二分区六团、江都团攻打泰扬公路两侧的据点。团长赵容带领侦察员, 沿口岸到嘶马的公路线, 摸清两侧各据点的驻敌人数、武器装备等情况, 我们连夜出发, 仅用 2 天时间, 把敌情全部摸清。

那天, 独立团从泰兴连夜长途奔袭, 经口岸向西北沿 22 公里的公路进发。团长赵容是足智多谋的勇将, 1.8 米的个头, 浓眉大眼, 说起话来如打雷, 令人望而生畏, 带兵打仗更是英勇无比。多处据点的敌特、自卫队对赵团长早有耳闻, 听到独立团的枪声, 吓得抱头鼠窜。只有史庄、嘶马两据点的敌人负隅顽抗, 但我团 30 分钟就解决了战斗, 歼敌 110 人, 缴获长短枪 60 余支。因我团及时支援, 与江都团联合作战, 江都县南部地区解放, 恢复了区乡政权。

1948 年 9 月, 独立团在分区的命令下参



照片上的两位前辈大姐已经退休, 她们为这本杂志奉献一生, 示范什么才叫职业编辑。除了组稿看稿, 她们没有别的爱好。她们跟文学的关系, 是西方的结婚誓言: 从今天开始相互拥有、相互扶持, 无论是好是坏、富裕或贫穷、疾病还是健康都彼此相爱、珍惜, 直到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现在程永新当家了, 他是新时期作家的同代人, 彼此有亲切的关系。新的主编有新的气象, 至少以前没有微信的推广。一切变化以谨慎的试探的步子进行。从今天

文学的格局看, 《收获》的“在一端”是有非常意义的。它的存在, 是文学精神中最宝贵有原创力东西的存在, 是文学作为人学的存在。这更多可以解释为审美。尤其在网络文学攻城掠寨铺天盖地以海量文本来淹没读者的时候, 还在坚持这样的美学追求值得尊敬。

这些天, 许多作者会写出动情的文字, 回忆跟《收获》老少几代编辑的交往。我也是它的作者, 感谢编辑至今仍在约稿, 相信我还能写点东西。文学就是文本。《收获》这六十年发表的文本现由久久读书人公司联手人民文学出版社集结为一套 29 卷的文存, 虽然远远不能囊括所有的好作品, 但从中可看见中国当代文学的阵容, 当代作家的业绩。读者欣赏也罢, 忽略也罢, 它结结实实地放在那里了。

庆祝会后, 《收获》又将静悄悄的。祝愿《收获》有更好的将来, 祝它长命百岁, 青春永在。

上来参加作陪的。我叫他德民, 他称我老王, 都是真诚与亲近的。

在海拉尔全市诗歌座谈会上, 德民坐在一旁认真地听或记, 请他发言他便谦虚地摇摇头, 时而与我眼神相交碰上脸上的笑。在去往满洲里的列车

上, 同一扇车窗是我们的画框, 看茫茫的草地、看云朵般的畜群、看一座座蒙古包……德民好像怎么也看不够, 一副入迷、心醉的神色, 他对我说, 老王你这美丽的家乡是向人索取诗歌的地方。在满洲里逛街, 德民说满洲里“在北方 / 在草原的怀抱里 / 仿佛是一匹漂亮的小马驹”。这新奇的比喻让大家叫绝。在方圆几百公里的达赉湖, 德民

指战员登上木船, 像尖刀一样从三面插上北沙岛。途中遭到少数暗堡中的敌人机枪扫射, 我们迅速组织爆破组, 炸掉了暗堡。敌人钻出暗堡, 向西江边逃窜。谁知敌人当官的早已抛下士兵, 登上快艇逃到江心, 有的登上木船, 向江南逃窜, 未能上船的全部成了我们的俘虏。这次战斗, 共歼敌 284 人, 缴获重机枪等武器。至此, 家乡泰兴县全境解放。接下来我们独立团便奉命参加渡江战役, 南下解放全中国了。

周震, 原铁道兵后勤部华东办事处政委, 正师职。1928 年 3 月生, 1943 年 9 月参加革命, 1945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 年 11 月离休。本文编发过程中, 周震因病不幸离世。陆健, 1927 年 11 月生, 1942 年 5 月, 参加新四军。1947 年 6 月, 先后任泰兴武装工作队、泰兴独立团长江纵队三团短枪队队长、侦察排副排长、排长。1948 年 11 月, 配合淮海战役参加渡江战役和解放常州等, 于 2016 年去世。(本文内容由周小微提供)

文学的格局看, 《收获》的“在一端”是有非常意义的。它的存在, 是文学精神中最宝贵有原创力东西的存在, 是文学作为人学的存在。这更多可以解释为审美。尤其在网络文学攻城掠寨铺天盖地以海量文本来淹没读者的时候, 还在坚持这样的美学追求值得尊敬。

这些天, 许多作者会写出动情的文字, 回忆跟《收获》老少几代编辑的交往。我也是它的作者, 感谢编辑至今仍在约稿, 相信我还能写点东西。文学就是文本。《收获》这六十年发表的文本现由久久读书人公司联手人民文学出版社集结为一套 29 卷的文存, 虽然远远不能囊括所有的好作品, 但从中可看见中国当代文学的阵容, 当代作家的业绩。读者欣赏也罢, 忽略也罢, 它结结实实地放在那里了。

庆祝会后, 《收获》又将静悄悄的。祝愿《收获》有更好的将来, 祝它长命百岁, 青春永在。

上来参加作陪的。我叫他德民, 他称我老王, 都是真诚与亲近的。

在海拉尔全市诗歌座谈会上, 德民坐在一旁认真地听或记, 请他发言他便谦虚地摇摇头, 时而与我眼神相交碰上脸上的笑。在去往满洲里的列车

上, 同一扇车窗是我们的画框, 看茫茫的草地、看云朵般的畜群、看一座座蒙古包……德民好像怎么也看不够, 一副入迷、心醉的神色, 他对我说, 老王你这美丽的家乡是向人索取诗歌的地方。在满洲里逛街, 德民说满洲里“在北方 / 在草原的怀抱里 / 仿佛是一匹漂亮的小马驹”。这新奇的比喻让大家叫绝。在方圆几百公里的达赉湖, 德民

指战员登上木船, 像尖刀一样从三面插上北沙岛。途中遭到少数暗堡中的敌人机枪扫射, 我们迅速组织爆破组, 炸掉了暗堡。敌人钻出暗堡, 向西江边逃窜。谁知敌人当官的早已抛下士兵, 登上快艇逃到江心, 有的登上木船, 向江南逃窜, 未能上船的全部成了我们的俘虏。这次战斗, 共歼敌 284 人, 缴获重机枪等武器。至此, 家乡泰兴县全境解放。接下来我们独立团便奉命参加渡江战役, 南下解放全中国了。

周震, 原铁道兵后勤部华东办事处政委, 正师职。1928 年 3 月生, 1943 年 9 月参加革命, 1945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 年 11 月离休。本文编发过程中, 周震因病不幸离世。陆健, 1927 年 11 月生, 1942 年 5 月, 参加新四军。1947 年 6 月, 先后任泰兴武装工作队、泰兴独立团长江纵队三团短枪队队长、侦察排副排长、排长。1948 年 11 月, 配合淮海战役参加渡江战役和解放常州等, 于 2016 年去世。(本文内容由周小微提供)

上世纪 90 年代在成都的一次活动上, 朋友昌耀曾对我说, 当你正视我的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避开你的目光。后来, 他给我寄来他的诗集《命运之书》, 夹在书内的便笺写些什么已记不清楚, 只记得一句话: 你的目光有点凛然, 看人的时候更多是在看心。我不禁哑然失笑, 这和大多数人赞扬我温婉温柔大不一样了。

由此, 我猛然想起母亲曾对我讲过有关目光的见地。她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你一定要学会观察人的眼睛, 这对你从事写作至关重要; 一个人眼睛所投射出来的光会告诉你言语之外的许多, 即便他并不言说; 因为目光就是心灵之光, 心灵之光可以是美丽温柔的, 也可以是邪恶丑陋, 可以是真实透亮的, 也可以是虚谎阴暗的。

我对母亲说, 我喜欢美丽温柔的目光, 你呢? 母亲笑而答曰, 我啊不知为什么从小就喜欢勇敢、善良而正直的目光, 这也许和一个人的经历、境遇、人生阅历有关。

周遭人群中这种目光并不多见, 但它对一个习惯了沉默无言、畏葸自保的群体显得太重要太难能可贵了。母亲说完转身到厨房拣菜去了。

俄顷, 她折回。我又有话要补充了, 她兴奋地说。

我笑道, 妈, 你谈兴真浓, 我刚捕捉到一个灵感被你一咋呼飞走啦, 灵感是一只小鸟哎。

母亲笑了, 揶揄道, 你的话我怎么听了突然牙酸, 我刚才说的一番话难道对你就一点没用, 不能供你写文章派些许用场, 成为你的小鸟?

哈哈, 我说, 妈你想得倒美, 两人说着玩儿的有啥灵感?

此刻, 我真有点懊悔, 怎么当时就没想到写篇文章或诗歌呢? 母亲读到一定会开心的, 这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右起: 小林 肖元敏 程永新

忆江南(双调)·故乡

向荣华

故乡好, 枫叶漫坡红。千叠梯田翻稻浪, 万竿翠筱舞轻风。竹院晚簷翁。故乡忆, 月夜酒三盅。两岸松涛耆老课, 双溪濯浪幼童萌。更听曲廊风。

原吐出的五彩玛瑙石让远方的来客迷恋。按民族礼节作客蒙古包, 诗人们跟蒙古牧民一起喝奶茶、唱牧歌、跳民族舞、饮酒、吃手把肉。德民激动了, 说生来第一次体验这种场景, 他情不自禁地拍拍胸脯, 似乎诗潮已经涌动。后来, 我读到了德民发表的《草原的眷念》: 喝一碗奶茶, 再喝一碗 / 用草原的奶滋润肺腑、滋润情感……唱一支牧歌, 再唱一支 / 把想说的话都吐出来……喝一盅酒, 再喝一盅 / 从酒中感受牧民心肠的火热……骑一回马, 再骑一回 / 和奔放不羁的红马群一起奔腾……握一握手, 再握一握 / 手掌和手掌之间, 有一条河流向你, 流向我……哦, 我的大草原 / 我的草原人……重温 / 三十几年前的这首诗, 被这种既热爱又眷念大草原的情感所感动, 想着与许德民相处的那些充满友情和诗情的日子, 我真有些不可抑制了。可惜与他一直没再见面, 也失去了联系, 想他一切都好吧。

呼伦贝尔草原与上海着实很遥远。



夜光杯

在“双枪老太婆”的激励下, 请看明日本栏。

十日谈

我的红色基因

责编: 郭影 王瑜明